订书钉

By 雾声晚
旧练习册拆开以后，订书钉留在手心，像一只被迫伸直腿的小虫。我没想到它那么短。原先把整本纸牢牢扣着，拔下来却几乎没有重量，放在桌上，要凑近才看得清。纸页失去固定，突然松散，几张因为多年翻折，自己朝不同方向弯，像终于能够各自休息。我拆它，是想留下其中几页。那上面有朋友替我写的批注，题目已经不重要，旁边几句抱怨却很鲜明：这步怎么来的，你是不是又省了计算，别直接写显然。我读着笑，仿佛她仍坐在旁边，笔敲着桌子，不肯轻易让我混过去。有一页夹着很细的纸屑，是起钉时不小心扯破。我试着抚平，不能恢复，便不再碰。朋友的字恰好停在破口上方，没有受影响，只是那一小块空白，再也不能算作完整。后来把留下的几页装进透明袋，余下的按情况处理。我没有把小钉也留着，它太尖，容易丢，更没有什么需要特地收藏的理由。只是放下之前，又看一眼那两条被掰开的腿。原来我每天翻过的一个角，曾经由这样小的东西守着。现在纸终于分开，里面的字也不再需要按原来的顺序被看见。我先抽出她写得最急的那页，辨认一处连笔，认了很久，最后发消息问，你这里是不是在骂我。

By 酒猹
订书机最善于制造一种错误判断：声音这么响，事情一定办成了。我用力按下，听见清脆一声，满意地拿起纸，才发现上面只是多出两个洞。钉子不知道去了哪里，纸张依旧保持充分的个人自由。再按一次，一半钉进，一半翘着，效果像给资料安装了一条没有完工的护栏。朋友让我看看是不是没钉了。我打开，里面还有一小截，孤独地待在靠后的位置，拒绝加入工作。我把它推好，准备重新来，结果又发现自己拿反了纸的顺序。那一刻很难确定，究竟谁更应该先接受检查。后来我学会先试一张，确认钉能正常出来，再把材料铺好。这个方法相当有效，唯一的代价是桌上逐渐积累许多被订住的废纸。它们没有正文，只有我过去几周的设备测试成绩。母亲清理时问这些还要不要，我说不要。她拿起来，试图直接分类，发现每张都牢牢连着，只好让我把钉拆掉。我蹲在桌边忙了很久，才明白自己那些成功的尝试并没有凭空消失，只是提前为未来安排了一项非常具体的劳动。

By 茵长
小时候自己做过一本小书，把几张画纸叠起来，对折，再请母亲帮我订好。书只有手掌大，翻起来不太顺，但我很得意，每一页都写了标题，还在最后添上自己的名字，生怕有人不知道作者是谁。其中一颗钉没有压紧，指尖碰过去会刮一下。母亲拿回来，仔细压平，叫我再试。我摸了好几次，确认不扎了，才抱着书到处给人看。故事讲得很乱，有一只猫，也有一座突然出现的桥，谁问为什么，我就现场补一段。后来书放进抽屉，封面被别的本子压弯。再找出来时，钉的位置已经有一点锈色。我不太敢继续翻，拿手机逐页拍下来，发现自己当年连页码都漏过一个，故事却没因此少走一段路。母亲看见照片，问这不是你小时候那本吗。我说你还记得，她说当然，订的时候你一直站旁边指挥。我原先已经忘记，听她讲，才慢慢想起桌子的高度，还有自己把纸反复摆正的样子。现在那本书仍然很小，我一只手便能托住。最后那页的名字写得格外大，仿佛那时所有需要确认的事，都可以这样郑重地写出来。

By Fallon
旧档案袋里有一叠学校通知，订在一起，时间隔着好几年。不是同一天收的，是母亲后来整理时，按顺序放好。我翻的时候，先看见中间几张家长回执，签名各不相同，有的写得匆忙，有的笔画拖得长，像还没坐稳就签完了。钉在左上角，纸被翻得多，围着它展开一小圈柔软的折痕。我想抽出其中一张拍照，才发现拆开就得重新订。母亲说你拆吧，没关系。我却停了一下，好像顺序一旦散开，自己便未必有耐心再按原样收好。最后只把纸轻轻转过去，压住旁边，拍了一张不完全平整的照片。内容其实普通，不过是一次活动安排，我甚至不记得那天有没有参加。母亲倒记得送我出门时下雨，找伞找了很久，最后两个人都迟了一点。收回去时，我没有逐页读完。袋子里还装着旧成绩单和几张证件照，纸边有不同程度的黄。那颗钉把许多原本互不相干的日子留在一起，我如今再看，能辨认的并不总是上面印着的事件，有时只是某一笔签名，让我想到家里以前那支不太好写的笔。

By 青川渡鸦
拆订书钉的时候，我才认真看过它压进纸后的样子。两条腿弯向里面，固定住一叠材料。正

面只露出很短的一横，翻到背面，才知道牢固并不是没有付出形变的结果。不过我不打算因此赞美牺牲。那是金属被工具压弯，完成预定的用途。要讨论它是否合适，仍然得看纸有多厚、边留得够不够、翻页会不会受阻，而不是因为它弯了，就值得被赋予一段沉重的性格。有次小组把资料订得太靠里，图表旁的字被压住，阅读时必须用力摊开。我提出拆掉重订，有人觉得已经做完，不想再改。我们便实际试着看一页，每个人都要按住同一个角，问题很快清楚了。重新订好，旧洞还在，没有哪种修补能让纸回到刚打印时。我们还是交了这份，因为内容完整，用起来也方便。后来老师没有问那两排孔的来历，只翻开讨论里面的方案。我松口气，觉得很多时候不必先把修改痕迹处理得无从辨认，才肯承认自己终于找到了更合适的做法。